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099

群書考索卷四十九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後集

○兵門

漢邊兵

漢世戍邊之兵掌之無定官高祖陳豨以代相監趙代邊兵傳寬為代相國將屯張蒼為代相國備邊寇本傳高祖時傳寬本傳程不識俱以邊郡太守將屯趙充國昭帝時以中郎將屯上谷此掌之無定官也司馬遷大事記呂后五年始令戍卒歲更文帝十三年除戍卒令及武帝中世乃詔減隴西士郡戍卒之半而宣帝時蓋寬饒為司隸子自行戍北邊何邪改韓安國傳安國與王恢議擊匈奴曰陛下復遣子弟兼邊守塞觀此則戍卒之復其始武帝之時乎蓋漢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請郡以備西羌巴蜀諸郡以備西南夷遼東燕齊諸郡以備朝鮮會稽諸郡以

備南越此漢邊備之大畧也又詳放之邊郡增置長史掌兵馬則異於他郡吏任事有得賜武庫兵則異於他職真於他吏如此其優也有事則走臣集議上奏則不日報可謂兵備矣邊事如此其急也大司農調給費用或續以少府或令入粟於邊而受錢都內武帝通西南夷柏臧不足乃募豪民西南夷內郡見食貨志其於邊費如此其備也太守將萬騎行塞兵庫則專置令官三十六員分布西北有失亡則走馹史按驗亭徼不治則太守伏誅于以見其嚴邊備也民徙邊者則予冬夏衣見錢論邊備廩屯田則予犂牛昭元鳳三年詔。應劭注止胡人所驅則予其半于以見其厚邊民也從軍五尺以上賈誼封事曰今西北二邊之郡五尺以上不得輟息戍卒一歲而一更晁錯曰今遠方之戍卒守塞一歲而更此又邊兵之大畧也以至北邊諸郡將藏兵器成紀建始元年如淳注。西北二邊分養苑馬漢儀注內郡有守有丞而已邊郡則又置障塞內郡郡縣有令丞而已邊郡則又將萬騎行障塞而禦御邊吏後百官志內郡則太守都試而已邊郡則又將萬騎行障塞而禦御邊吏鎮撫邊民每加委曲丞相棄曹實掌邊吏之殘傳吉或有邊寇則按視邊郡而科條長吏每除邊吏則五府舉人以充之西域都護缺則推舉民貲宗護羌校尉缺則貪舉辛湯邊戍卒一歲則更邊吏則三歲而更其有任事者則取吉者賜爵關內侯至於從邊之民廩食給衣食貨志北邊騎士輜車不弊邊民被害饑寒相失則天下共給其費嘉之傳而六郡良家子則邊以為郎以給羽林之選以為邊人榮大抵漢人之經理邊郡詳矣蓋西漢備禦西邊以為三輔捍蔽其法最密與內郡不同蓋自周衰而西方迫近戎狄民習戰備高上氣力漢因其俗取六郡之內騎射為羽林期門名將之選由此出使其俗有欲善馬騎射為官而登將相者太僕所掌牧師諸苑三十六所養馬三十六萬四分置河西六郡地田殖穀有農都尉以領之宜未效歟取之以為官名邑疏一郡所積不下百餘萬斛穀內尉雖廣止置一尉而西邊都尉增置特多又有兵吏史以佐守掌安馬胡騎抗衡則又有護國都尉以領之東漢之興專意文治公卿大夫往往鄙棄勇力是時西邊之備虛矣問其牧馬則漢陽一苑

之外餘郡無有也里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官分在河西六郡界中平
之外餘郡無有也與關皆省惟漢陽都有流馬二苑但以羽林胡盛隨
之間莫屯兵則平原廣遠一營之外餘郡無有也兵馬一職無長史農
田之臧無都護酒禮之會于通於上下而民始疎於內郡公府辟召皆
尚文行而西州豪傑不取也羽林期門不以黃門鼓吹選補則入錢穀
者即得之而踈紀明皇甫規之徒乃以文學之策選於是可見故曰明
帝龍緣邊地兵之後承平元年以野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八年用鄭
衆之言置南蠻有變則置上林兵四校屯衛京師永初四年羌亂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
永初四年置四鮮卑為寇則置漁陽營安帝建初元年置後益賊浸作緣邊緣海稍
稍增廣步兵而扶風漢陽二郡馬順帝永建元年緣邊增步兵陽嘉元年增緣海亭候
候道為三百所置也長城塹壕皆置亭候障塞烽火相望桓帝延熹二年馬防傳說郡趙國常山中
山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十郡各置烽火候騎六百十六所
而西域八校乃次小黃門統之其事無足言矣

漢兵將

天下之患莫大於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焉先王必於其所自出
者深為之思曲為之備設卿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於散
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而猶不忘弓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於
農以執干戈取將於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於散
于野而力耕是以兵無聚食之費將無專兵之虞此其綱紀大意之所
在者而見於節目之間則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
嚴制畿兵者甚重其別又有四焉且通籍于司徒者若彼其衆征於司
馬者不能什一是限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為兵伐楚以荊伐淮以江
漢是從其方也而未嘗調民以戍遠徼作而征雨雪而歸是邊防不以
無事而暫止蓋恐其一旦有倉卒之變元戎啓行不過十乘是畿兔不
以有故而輕出蓋恐其內外有輕重之患此先王之深意寓諸節目者
又如此求其綱維而循其節目類皆無有階之可議此其所以經久而
無後患而為先王之制數自周秦一變而為魏晉之內政再變而為
爰田先王之制其綱維節目掃地盡矣漢興吾始有望於復古者抑嘗
深考其制則夫紀綱所在吾固以先王之遺意尚存而猶有不滿於吾

心者、亦以其節目之不詳、而一代良法、未能無累也、何以言之、民年二十、則專於籍、而歲及立秋、則嚴兵法之肄、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衛、而博士郎中、皆課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有不閑軍旅者、或為卒吏、或為踐更、或為過更、民皆已練之兵、或取之於太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將、以是觀之、大抵漢制之善者、在於安不常聚而將無常貴、故材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徵召、否則罷歸衛霍勳大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夫是以終漢之世、上無數將、下無鬬兵、彼其網維大體、猶有先王之遺意、吾於漢亦何敢議若乃以軍擊虜、預備緩、而赤白囊一至、始科瓚邊吏、倉卒必有不可用者、何以為外防之

一切征行、甚而列侯封君吏二千石、皆有所不免、是悉民以為兵也、得無困於調發之勞乎、時平若不可以弛

郡國材官之數者、發之可也、柰何吏無告勞、父母有市籍、彼獨何名、而

無困於征行之憂乎、戍邊備胡、如上郡北地隴西之兵、調之可也、柰何

淮南之於漢、汝南之於金城、相去幾何里、而一切調發而其東方之卒

亦所不免、是驅民以戍遠也、得無困於調發之勞乎、時平若不可以弛

將內重之權、漢之節目不謹者、吾蓋於此而見之、嗚呼、漢去古未遠、有

意于先王之制、則既正綱維之本而後察於節目之間、以無聚食之兵、

無趍兵之將而又征行者限其戴、調發者從其去、備邊防者甚嚴、制綴

兵者甚重、則漢之兵制、非漢之兵制也、夫惟綱維僅立而

其節目見於數者、入寧略畧而不加意焉、以漢之兵制雖少近古而卒

不能盡如古也、以今之兵制、大抵欲詳密而不宜疎畧也、方

其盛時、京師有南北二軍之制、諸侯有六國豪傑之徒、而其根本既強、

郡國有都尉掌兵、邊郡置立長史、而其法制甚備、加以御兵之制簡肅

精明、六級之差、而雲中之貴不行、七日之速、而金城之奏已報、輪臺之

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丞相險、而無壅蔽之歎、雖其節目之不周、而

大體既正、又得是數者維持之、故未見其弊、自中興以來、而兵制浸失、

都試之法、不可罷者罷之、三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益至於郡兵不

練、而專倚南北二軍以集事、是兵非衰時比也、士大夫不閑武事、至引

邊將以入朝是將非素時比也漢家之初不詳於節目縱恣而今也又并與其綱維大體者一切廢去漢烏得而不衰

漢唐邊備（形勢 兵旅 將帥）

漢之邊備莫善於西漢自東漢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西漢之時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北地以備西羌巴蜀諸郡以備西南蠻夷會稽諸郡以備南越此備之形勢如此也唐初自天寶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西漢之時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備西羌巴蜀諸郡以備西南蠻夷會稽諸郡以備南越此備之形勢如此也

備之形勢如此也丞相之子調戍邊司隸之子見行戍邊太守非有材能不識供以邊郡太守將也至於東都中興之後緣邊也兵惟存度遼一營餘盡徙內地此備邊之將如此也至於東都中興之後緣邊郡太守將也皆用武人此備邊之將如此也

西漢形勢之備為如何羅泰羅夫視西漢兵旅之備為如何羅車騎材官即兵已虛罷都試故事不舉邊郡亭候吏卒悉從減半視西漢兵旅之備為如何最之職不置都護即邊計無可儲之積鄰隔千

尚發兵會衆則至於借俸侯王其視西漢兵食之備為如何自隴蜀既平之後絕不言兵公府辟召皆尚文行而西州豪傑不與也段紀明皇甫規乃文學進士大夫不關武事其視西都將帥之備為如何故曰漢之邊備莫善於西都自東漢以來皆置總管寧朔要地或置大使以護戍兵軍軍城守捉總之於邊戍之兵邊此其備邊之形勢如此也邊此其備邊之兵旅如此也

三年一代三時耕稼一時習武此其備邊之糧食如此也太原屯田始於實靜太宗之時增也并州足省餽運此其備邊之糧食如此也李世勣都督并州而邊塵不警太宗謂其賢於長城此其備邊之將如此也自開元天寶以來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感襲北邊而天下之勢偏重則其形勢視唐初如何也折衝諸府無可交之兵而戍卒更代多不以時故杜子美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則其兵旅之備視唐初如何也兵卒驕恣或逐主帥德宗之時以邊兵隸神策由是蹇上稱神策行管皆統於中人則其將帥視唐初又如何也唐初三邊之兵

止於十萬自李林甫導人主以邊功而三邊之師蓋四十九萬衣糧之給以私勞費其後陞贄言備邊六失以為財匱於兵衆則其糧食視唐初如何故曰唐之邊備莫善於唐初自天寶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惟我藝祖皇帝用李漢超屯關南以捍北虜郭進扼西山以禦太原姚內斌守慶州以備西戎所以為備邊之形勢也開寶之初制更戍之令使熟知邊塞之扼塞三年一更或闕講武殿所以為備邊之軍旅也何繼筠屯隰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年邊境賴之所以為備邊之將帥也西北二邊軍市之粗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輸千萬是又備邊之軍食也蓋形勢張則可以固中國之勢兵旅振則可以壯中國之威有軍食則緩急無轉餉之勞有將帥則戎夷守可用之士備邊之策莫先於此矣況何承天備邊之對大要欲田淮泗以實青徐築城邑以壯形勢計丁役以給饋餉堅壁以俟其衆整甲以乘其弊周王朴上開邊策亦請群材儲粟實倉廩修戰具以待敵人之至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則有必取之勢愚敢以戇戇雖然形勢迫矣

患其不強軍食不患其不足故曰唐之邊備得一充國而有餘吐蕃不患其不強軍食不患其不足故曰唐之邊備得一充國而有餘吐蕃者惟一充國耳今以其傳攷之於劒南西川建籌邊樓以山川險要列為二圖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則形勢之強愚知其在漢而不在唐矣雄邊子弟使之習戰而飛星流電總和一軍不聞乏食之患則其旅之強矣食之豐愚知其在唐而不在虜矣其後南詔恣慢請還所俘吐蕃淮州卒以城降是唐之邊備得一德裕而有餘然則今日之言邊備者於是可得其要矣

唐府兵

吾觀李泌告德宗曰府兵之制史冊不詳於是參稽傳記以類焉蓋府兵之制始於禹遷酋因於周隋而大備於唐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唐元觀十年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武十六南征北伐中等以上家有三丁是不悉民六家而賦一兵李必曰府兵皆於六戶中等以上家選材力壯健者為之及擢升驍衛皆六家共備以為兵也六家而供一兵猶上農夫仰給於官也宿衛者一月而更十一月而更十二年而代李必曰成邊循制三年而代又曰關東之人西戍者皆人資練數百匹隨年東歸皆三年而代李必曰成邊者皆人資練數百匹隨年東歸皆三年而代李必曰成邊者皆人資練數百匹隨年東歸皆三年而代李必曰成邊

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假姻戚以充役使宿衛之士固亦有亡匿之患矣李泌傳始者出征多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始困於久戍李泌始者戰沒行陣則官其子孫高宗以後官不記錄劉仁軌論兵疏而兵非樂於征戰又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以財免貧雖老弱亦不得而逃焉州縣之患矣劉仁軌論兵疏逮至於元宗之時衛士不給唐府兵寡鬥家傳李泌是以張說募驍騎以為長從宿衛而番士之制已廢李林甫募兵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邊戍之制又廢自是而後兵農既分不可復合於是有養兵之費矣故開元之時歲供邊兵而衣糧已二百萬至天寶以後益兵浸多為費浸廣天寶九年朝方辭度使張齊丘給糧失宜軍士怒歐其判官馬使至其甚也止受中見唐志

天寶以後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失捐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邊請停上下魚書方鎮其後徒有兵額而戎器並廢祿山之變至無兵可以受甲至永泰建中之世其弊尤甚故獨孤及陸敬輿諸人皆言其弊以為竭天下之財以供無用之兵財利匱於兵兵統法壞於奉軍豈非兵民既分其弊遂至於此歟加以

天寶以後人主耳心邊功調發遠戍民益無以為生杜子美所謂一縱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時頭白還戍邊亦可見矣世之說者見府兵後日之弊遂歸咎於太宗立法之不詳蓋亦未深攷焉耳張說不能因時救弊以復正觀之舊碩乃立荷簡之制以便目前畧不思異時之患遂使古人良法美意因不復見終唐之世根本不固國勢動搖失居重馭輕之意者說亦不得不任其責焉其後雖李泌與德宗議復府兵卒不奉詔終不可復杜牧傷其廢壞慨然作原十六衛以自見意而一代之制竟無有能興起者豈非其源一失後世難於復攷識者觀古制之不存後世蓋不無恨於張說也

唐藩鎮

唐自太宗參酌西魏周隋之制以防天下之變而府兵之制遂為一代之大法分置諸府以布列內外更番迭上以分隸禁衛總天下凡八百餘府而環京畿者殆五百餘所以防外重內輕之憂隊伍火長各有等差折衝果毅各有定序所以立上下相維之勢四方有警則命將以出

事已輒罷則又所以防跋扈專恣之漸至於邊防之制則城捉鎮守率皆有使一道則又有大將以總其權當是時進退伸縮罔不惟朝廷之命而將帥重臣無不奔走以承要束京邑嚴固而四方無震此[旨觀]之世所以為有[唐]極盛之時也自府兵法壞而節鎮之禍始盤結而不可解終[唐]之世與國更為消長而一代之變其大節有可論者方[永徽]之初都督帶使持節者始曰節度斯時有節度之名矣猶未具其官也[再傳][景雲]之出薛訥為幽州節度使斯時有節度之職矣猶未重其權也[漢]千[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過授專領[正觀]故事猶有存者此蓋元宗之初年也柰何過授之端一啓於王嗣真之寵兼領之設寖漸於蓋加運之私愛攘郤四夷之意始銳然以自奮而為邊將者十餘年而不易方鎮之權於是乎重使[元宗]請求立一國之舊制使無外重內輕之弊則寖可維持而不亂惜其募驍騎以宿衛而無可又之在內之勢日重十道置使偏於邊陲而藩鎮有強盛之勢節度之職盡用胡人而國家無藩離之助漁陽之變豈待智者而後知乎[肅宗]起兵靈武初遷[唐室]是宜正上下之分以紀綱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承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鎮國之重事也王元志之亡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請不問賢否惟其所欲與者授之節鉞甚至偏裨逐主帥亦因以位授任之爵祿廢置不出於上而出於下則禍亂未弭有極乎廣德之際安史之亂既已削平河北諸州既已實服此正因事置變之機也子儀之在當時力請解節鉞收兵權其所以為後日慮至深切也[代宗]一切不之聽卒使僕固懷恩養寇以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皆分帥河北以自固其黨于時朝廷厭苦兵革尚冀無事因以授之此所以復兆後日之禍也[德宗]慷慨發憤徵積弊即位之初罷貢獻省樂工雖足以警動淄青之亂卒然不思因時之制以隄防人心是李惟岳欲世襲於成德一不如志而田悅之徒遂相顧而起向使紀綱素立則彼奔走聽命之不暇又安有四王一帝之惜哉陸敬輿在深為國慮論關中形勢之要吾重馭輕之說而且拳拳於府兵之舊此正維持久長之深計

也德宗之制皆於惟不足以知此而乃却而不用奉天之幸亦其孰之
必至也洎反都邑而姑息愈甚此所以養成藩鎮之禍若夫憲宗能用
杜黃裳諸人故能以威武起衰弊於則既平之李錡之守長江則又平之楊惠琳據夏州則又平之吳元濟
之擅兵淮蔡則又平之所向無前所征無克是以王承宗以德棣二州
自獻於上程權汉滄景一州鎮而自歸於朝田重嗣之在橫海又舉之
郡之兵盡屬刺史向時稍爽跋扈必以拒朝命者數十年今皆撓手以
遵約束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異時河朔之歸劉總之籍瓜分其
地而稟命於朝慨然欲為諸鎮倡首者是豈無故而然哉正以憲宗威
暑在人者未泯也惜乎穆宗溺於宴安而崔植杜元穎輩又恬不之省
遂激成朱克融之亂而至於王庭湊之擅魏博史憲成之擅成德合從
而授方鎮於禁中鉏以裴晉公之元臣宿望竟不能以成功終於師老
財匱而止其後澤潞之役李德裕裕許河朔世襲以安其心自正觀開元

百二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有變然則開元天寶之後其所以兆亂於
禍者其本未於是而可觀矣

南北衙　神策在右十軍

唐書志曰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
兵後廢而為騎兵騎兵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得將而
專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以分弱之曰左右神武軍總曰北衙六軍蓋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
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已定天下其義兵願從宿衛者三萬
人號元從禁軍至正觀時擇其善射者曰百騎高宗時則置羽林軍武
后時則曰千騎睿宗時則曰萬騎此羽林之制也元宗以萬騎平難陵
為左右龍武於是而有龍武之號肅宗時靈武之後調補北軍置左右
神武於是而有神武之名及廣德之初代宗以避吐番而幸陝魚朝恩
舉在陝之兵而迎扈悉號神策元泰之初吐番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
屯苑中自是浸盛分為左右勢若比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自

肅宗以後北軍嬉置威武長興等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若夫季德裕之在蜀則有雄邊子弟李抱真之在澤潞則有昭義步兵方德裕之在劒南也建籌邊樓以左右二圖而圖其險要率戶二百而取一人使習戰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故南詔吐蕃悉以城降方抱真之在澤潞也以上黨正為正衛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使農隙習射比三年而得精兵三萬遂雄山東此又在外之軍者也

三國晉宋亡

晉置二衛左右前後驍騎左右軍以中軍將軍而統之吳多舟師而兵有車下虎士（牛宰）冊陽青巾（沈瑩）交州義士（見步騭傳）及健兒武射之名非一赤壁之敗兵八十萬須濡之數斯民得無病乎晉武之制大抵內強宿衛領之貴戚外削州牧統於宗藩皆懲魏也未幾宗王橫肆而宿衛徹於外府禁軍單虛而州牧轉為強鎮是以關門無結草之固晉陽有變

畢之甲欲強而反藩將削而茲大何哉專不師古急於矯弊崇公而愚生所偏也比及江州之女至或單丁俱亡不得耕休民茲脊悉是以宗室誘之則為八王之亂夷狄壞之則為劉石之禍方鎮聚之則為王蘇庾元之亂自昔禍敗至晉滋極職兵之由終晉之世惟陳勰馬隆得諸葛亮古陣遺法畧試一二隆以募兵三千平西凉厥功彌著勰事雖不顯見然從校標幟兵之一物耳當承關蒼皇之中而白虎幡一麾衆皆解甲無弓素信收斂至此孰謂占法不可添之後陛而軍政之無益於國哉方五胡亂華之時民間豪傑各推瑪主以寇孫為事元帝南渡依江以立國祖逖北討藉以為重自用刁叶議後率以奴為兵庾冀所統六州奴比代百姓嗟怨戰輒奔敗終元帝世惟謝元一戰有功蓋所謂北府兵也劉牢之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劉裕亦以北府兵有功皆北兵也自劉裕以荊居上流甲兵半朝廷而刁崇丘襁深迭遷方嶽文帝元嘉之政最為可稱置宣武場校獵講武然而丞用民猜防智將殺擅道濟使王元謨等北伐再舉再敗邑里蕭條當

惟荊州尚全後以番州大重分荊揚別置二州而晉人上流中流重
之意掃地於此蓋自元嘉以來王紀始自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
全丁而何承天蒲邊之論亦云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計丁課
役蓋稍稍欲裁制矣 然文帝銳志中原不暇息民方其一舉悉發六
州倩使斂行而白丁不敷輕進易退卒至敗衂帝猶不已由是盡丁發
丁王公子弟亦皆從役重以將由上御士無專統元嘉北伐常授成律

昔者鞏之戰此晉兵也郤之戰此亦晉兵也夫晉豈強於鞏而弱於郤
哉而勝負異變功業相反何哉吾觀鞏之役也韓厥夢人郤克曰子
克流血張侯并轡至於掖旅入國士燮後歸燮勳勞將郤克先導由是
范叔歸功於荀庾欒書歸功於范燮有將如此為得而不勝若郤之戰
則異於此矣方與楚遇荀林父欲還晴武子亦欲還先穀欲進韓子亦
欲進至於鄭人如師魏子欲許欒武子亦欲不許趙括趙同欲許甚者
魏錡求公族而未得戰而敗荀偃求卿未得而從欲戰而敗夫如是雖
微楚晉固亦潰況以楚師壓之則其敗也無足怪由是觀之晉之兵非
有變也將帥之心不一勝負之形四年晉以五萬騎而無功孟元朔之後諸校
力戰公孫敖李蔡李沮李息皆從大將軍而有功至於蘇建無功青
不專誅三子封侯青不受賞皆謝曰諸校之力夫元於與列校如此以
之克獲雖三萬不為之寡元狩之行霍去病始冠青之眷始衰分兵異
出而敢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青由是心不平矣李廣欲先當匈奴而
青使並出東道廣固辭青固遣卒以失期死青以不見敵不封而去病
日盛當是時兩軍出塞馬先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則不知
足以致此故曰選兵不如選將一士心不如一將心雖然士卒有心將
帥一之將帥有心其謀能一蓋至於此則事歸於廟堂而功繫於君相
趙充國上屯田之奏將持久以敵先零非魏弱翁任其說則不能以成
功諸葛孔明出師一表又覆議論大抵望左右之得人以祖述之績著

于河南而以戴若思代之則以憤卒鄧子儀李光弼之忠見於復兩京而以魚朝恩統之則以衆敗李晟以張延賞私憾而失安抗卒使渾瑊爲吐蕃所詐賀蘭進明以房琯之素嫌而不敢復出奇卒使張巡許遠爲安祿山所殺故曰擇將不如擇相

擇將

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捷於赤壁以劉玄德之視陸遜甚於嬰雛而蜀師衄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縱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近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於肥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又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速敵無堅脆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用之則已用之無不勝焉催其將而已矣

然則擇將之術宜如何東坡蘇公進卷曰天下之實材不可求之於言語又不可較於武力獨見之於臨敵不可得而詳也是故見之於敵子至之治兵於慕容垂終日而罷歸七人耳惟賈三人而已觀之以志剛而無禮昭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知其可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論之不可數也武舉才畧之頻以來之親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不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也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漢王翳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獨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觀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陵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祭堅以八十萬敗於合淝若曹公則可謂善將矣優以水軍六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過半此如多爲累之明驗也雖然漢經將之法猶可取焉漢選置將帥不與他官比非昔之所習矣則出於一時之論蕙嘗試而況使之鮮有不敗者漢之將帥多由於環衛便其出入於周廬殿陛之間其果毅沈鷙忠義憂武皆天子之所熟識積

其材器而使之可也○故夏侯嬰以奉車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耳延年以羽林郎衛青霍去病以侍中其朝夕危從○又為天子見知無不名將韓信為治粟都尉數與丞相蕭何言而高之卒拜為大將李敢又於外天子召見於武臺而卒用以代軍于蓋至於設六郡良家子以為求將之方置羽林期門以為蓄將之地以養之以宮禁危從之中一旦有警則選諸環衛而用之真可謂頗牧柱禁中者邪雖然又有儒將焉鄧禹受詩長安光武猶河北為將軍馮異好讀書而通孫子法貫復習尚書朱祐習儒學崇遵鄧禹在軍旅不忘俎豆賈復肅公在軍陣手不釋卷○統軍大元論杜預經通左氏傳○要師德擢進士第又出蕃犯塞從軍西討裴行儉舉明經○朔方總管以儒而能將者也

宋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九

○兵門

御將

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不其名而崇其爵畀其細而求其大又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命坐賜與優寧撫而遣之嘗令郭進築用周兵有司言非親王不可用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進豈減兒女邪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薑遵誨於幽薊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上曰進捕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今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往往賞賚又敢以十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百萬餘貫悉以給

敦煌起猶私販礦場規免商等有以事聞者上厭詔漢超悉免罷歸故
邊將養士足以得死力閒足以得敵情以君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
富之以財令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巡檢使之名終
不以之歸處之然皆得以便宜行事郭進在西山每遺戍卒以諭之
汝等謹奉教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吏未嘗
少叛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事偽繼業之自伐然彥
昇守原州繼業之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畧其小而求其大矣何
繼筠屯隰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鎮州四十年其餘皆不滅十餘年
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非常之恩則其感深
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矣小其名而不
徒權則他卑者有利功之心則其代則功利悉自市用將之術
不易於是太祖兼用之故李漢超屯關
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守隰州以防
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成
大原趙贊也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環州馬繼業守雲武以備
西戎如姚內斌董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夷狄
當此之時元年誅李重進收揚州十一月誅李筠收潞州四年收湖南
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七年定江表之北內則吳越閩海歲奉貢
賦外則交州高麗請吏向化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將之術如
多操術簡而收功蓋也其次如漢文帝亦善御將開朝之役不取諸
將之犍闖而獨遣馬異韻川之寇以寇恂之憂國而獨委寇恂荊州之
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才畧而明於授任而又能
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之時帝撫然大驚曰果然
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男邪我女嫁之一時恩意
真足以感動英豪之心至祭遵以軍法殺舍中兒而謂諸將曰當避祭
遵舍中兒犯法尚且殺之必不私諸鄉軍旅安將而不警又賈復之於
寇恂有部將殺人之恥則又為之致禮極歡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

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帝之御將有效

衛矣

任將 李廣

古者六軍之制將帥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出守王之戒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又寧一切委之而無疑命程伯休父以省徐土而徐方為之震驚而不可純亦可見任將之意趙以李牧為守邊將而租皆歸募兵而軍政一決於幕府蓋閫以外將軍制之古之道也高祖初興禁壇拜信以亡虜之人即以數十萬付之可謂學矣魏豹之叛高祖被數三將謂其不足以當韓信文帝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其後七國之難亞夫獨秉傳會兵以抗吳楚之鋒武帝之興銳意征伐而任將尤所致意李廣之斬覇陵尉帝非惟不加之罰且詔褒嘉衛青霍去病皆選將兵而獨付之是以鷹門雲中之師出即有功隴西祈連之役捕虜之功獨多於諸將光武中興任用諸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鬬而獨遣馮異潁川之兵蓋以異漢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參謀以軍法殺李憲以中兒帥反飛將之

以為當避匈奴遵所以伸其威也唐太宗用李世績於青州凡十六年而竟獲長城之固李靖之擒蕭銑滅突厥破谷渾人皆知其所向有功而不知太宗之任勣為甚專也嘗觀詔靖之言曰兵事節製皆以付公吾不從中治也肅宗之時尤節度之師不相統屬而不免相州之敗蓋宗用高崇文以討劉闢杜黃裳請不置監軍以一其權故不淹時而闢平藝祖開創大業委任邊將閫外之事悉以賜予往往不問其出入門校之訟主將則遣使歸之曹彬出征授之以鎖副將而下有不用命者得以行法馮郭進之在西山蓋二十年李漢超在關西蓋十七年其他何繼筠之屯緑州董遵誨之守鎮遠軍皆不下十餘年

兵食 專 漢論

昔嘗復熟遷固二書至於蜚勝敗所由分之際未嘗不為之慨歎也蓋國之所恃以為威者雖本於兵而兵之所恃以為強者實資於食觀高帝自蜀漢而東也未遑他慮而租食之任付於股肱之佐自關中

而東也初無他策而轉漕之計必委之輔佐之臣交崎嶇於鞏洛成皐間必擾敖倉之粟以示形制之勢則高帝之心固無一日而不在於食也又高祖欲老擊洛以拒楚群臣深以為敖倉之不可棄隋何之說九江則曰下蜀漢之粟浮江淮而運之敖生之說齊王則又曰蜀漢之粟方船而下是乃知議論之臣亦無一日不在乎食也至於彭越往來河上必以絕楚之糧道為請其他如盧綰劉賈之為急韓信之定燕擊齊亦以絕楚之糧道為請其他如盧綰劉賈之侍出入楚地專以焚燒積聚為事是外而奔走之臣惟恐敵人之或豐乎食也天當存亡呼吸之間而運籌決勝之策惟以兵食為成敗利鈍之幾此漢之所以得而楚之所以失也項氏曾不悟也既得敖倉又視以為無用之具棄置不守乃用以資漢徒使老弱轉糧於千里之外而識事者固以預計楚兵之不足疲也其後大公之歸正以食少鴻溝之約亦以食盡勢窮力竭不復自振而卒使垓下之敗夫觀楚漢之成敗在兵食之多寡則後之議用兵者無亦思所以制勝之術可乎

兵法

古法兵之存於漢者百八十二家張良韓信刪取要用者定為三十五家中更散逸而其後任宏校理兵書論次為四種而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之別猶有五十三家則漢之兵法亦云備矣唐李靖請張良所學者太公六韜三略韓信所學者孫吳兵法上所傳與先哲之陳以證之也然攷之藝文志上自神農黃帝風后力牧下至公孫鞅范蠡大夫種孫吳之書無不載為兵家而獨以六韜列之於儒曰周史之六弢六篇是也所謂大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則列之於道家者流是何黃石之所授於留侯者特不見錄以為兵書邪蓋太公之韜略非若孫吳纂首詭詐以求勝也吾觀夫漢家以來孫吳六十四陣為都尉之法而又教其將學孫吳兵法則是當時急於趨利爭為詭詐權謀以速勝也太公之韜略固視以為迂緩而不之好君臣將相浸不之省歷世久遠而子房之所學者頓為無用蓋無怪乎不錄於兵而錄於儒與道也至司馬穰苴兵法乃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號曰司馬穰苴法前漢藝文志軍禮司馬法

百五十五篇載在禮書之中而唐書藝文志載司馬法三卷在兵法之類度日休讀司馬法曰古之取天下爭寸地於百戰之內是編之為術民命漢魏尚權取赤子於利刃之下以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愈精而殺人愈多此所以嘆後世之如太公之韜梁元帝王韜劉裕金韜皆韜也以法名者如田穰苴司馬法魏武續孫子兵法伍子胥兵法交將軍射法皆法也有以畧名者如黃石公三畧魏文帝兵書要畧亭林神武祕畧慶曆通英績經武畧愿寧經武要畧皆畧也有以要名者魏武兵書接要武德圖五兵八陣法要皆要也有名之以鑑者李靖六陣鑑李專風垂鑑皆鑑也有名以孫子者則又有魏武注孫子馬有名以吳子者則又有賈詡注吳子焉其他如孔衍兵林司馬彪兵記吳競之兵家正史李光弼之統軍靈轄祕策李德裕西南備邊錄郭元振定遠安邊策劉秩止戈記皆兵法也然在用之如何耳趙括善讀父書而不能弟長城之敗鞏善論兵法而不免衛亭之敗焉瑯琊學舂秋車戰法而卒敗於陳濤元平好論兵而覓辱於降虜霍去病不學古兵法而自顧方畧如何漢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虞詡小從兵法日行二百里變孫臏減竈法而乃為之增竈張巡用兵嘗依古法以謂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而已是又不專在法也惟陣淮陰得於兵法而有以致背水之勝李衛公不廢兵法而有以成定襄之功此可謂善用兵法者子房受書圮上老人卒以一篇為沛公謀臣其發蹤指建議初無一言及於太公兵法借著之謀踞鞍之問皆漢存亡之決秦宮數語無不剴切帝心而卒濟大業八難之說至論武王造周之業皆武成之設施也悉趙丞相定功行封蓋異日治齊尊賢尚功之意也以皆在兵法中後世莫能察而獨高祖信用於當時此子房所以善談兵者歟史家謂子房以太公兵法說沛公而不知子房未嘗以兵法為言也鬼鑄以儒者上兵畧士大夫指司馬孫子兵法以為談者蓋不一數就有如子房善藏其用哉抑又有放焉漢興帝始置八陣法其後唐獨孤及有風后八陣圖諸葛亮造其圖於

黑夜或干沙壘石為八行之武皆莫能識韓擒虎深明其法汾渡李靖方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大抵八陣者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者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七軍加前後二軍即為九也宋置殿前馬軍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侯是為二廣侯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馬其制蓋原於此不獨此焉在成周則有大司馬陣法在春秋時鄭則有魚麗陣宋則有鵝陣鶴陣越有牝牡陣晉毀車為行五乘為三五為伍陣以相雜而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非此又其步軍之法漢都尉條之法用騎吳六十四陣漢該下則又有陣法史記載高相國與諸侯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該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右賁將軍居左皇帝在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賁將軍縱擊兵不利淮陰復乘之該下大敗此馬隆所謂敵分不識者也

兵器

周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各下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五兵戈戟矛夷矛也五盾櫓盾干盾之屬也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禦侯鳥獸者唐大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之此六弓之名也凡弩矢便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此四弩之名也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禦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散射兵八矢之名也函人為甲犀角七屬兜甲六屬合甲五屬此又甲之名也漢自郡國至于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等賦為之而工官與鐵官同置於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中尉而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庫則以大司農錢為之也故毋將隆以為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備繕治造作皆屬大司農錢邊吏職在距寇者得賜武庫兵其或邊兵不足則亦出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此武庫之制也以史考之公孫弘禁兵不得挾弓弩與漢置強弩將軍之號則知漢之兵器率以弩為急李廣之擊匈奴以大黃射其裨

攻戰圍守凡將帥所用一皆以弩為急李廣之擊匈奴以大黃射其裨

將李陵之步戰亦以連弩射退單于段會宗入烏孫選兵三十弩而陳湯之圍郅支亦以戰弩以後是知漢之兵用無急於弩而亦嘗時之所尚也不然晁錯論匈奴中國之長技何以云勁弩長戰匈奴之弓不能敵邪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於其意晉馬隆募勇士腰引弩三十六鈎者得三千五百人討涼州賊杜牧之言於李德裕請用宣潤弩手二千擣澤潞○皇祐中有衝陣無敵流星弩○慶寧中神臂弓又有狼牙箭鴨觜箭皆矢器也

軍捷

自古出師而有功者皆可致焉漢貳師之斬郅支定軍師而通于闐者實子之斬婁蘭鴈奉世之斬涉車師湯之斬郅支定軍師而通于闐者實固也斬虜使於鄯善而威振西域者班超也吕蒙斬關羽以定荊州而其言曰羽討樊而多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以治病還建鄴羽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兼道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王濬羊祜大舉伐吳杜預與諸軍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康祖逖之復河南也中流擊楫而誓遂北淮陰進克譙城至雍丘元帝以逖為豫州刺史逖立黄河以南盡為晉土元帝之入關也王濬羊祜大舉伐吳杜預與諸軍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康祖逖之復河南也中流擊楫而誓遂北淮陰進克譙城至雍丘元帝以逖為豫州刺史逖立黄河以南盡為晉土元帝之入關也王濬羊祜大舉伐吳杜預與諸軍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康祖逖之復河南也中流擊楫而誓遂北淮陰進克譙城至雍丘元帝以逖為豫州刺史逖立黄河以南盡為晉土元帝之入關也王濬羊祜大舉伐吳杜預與諸軍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康祖逖之復河南也中流擊楫而誓遂北淮陰進克譙城至雍丘元帝以逖為豫州刺史逖立黄河以南盡為晉土元帝之入關也王濬羊祜大舉伐吳杜預與諸軍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康祖逖之復河南也中流擊楫而誓遂北淮陰進克譙城至雍丘元帝以逖為豫州刺史逖立黄河以南盡為晉土元帝之入關中遂至霸上人民爭持牛酒迎勞諭洛也發江陵水軍自襄陽而入關中遂至霸上人民爭持牛酒迎勞諭石之破符堅也謝元為前鋒元先遣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進屯壽陽臨淝水元等以精兵決戰堅奔潰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之至隋賀若弼韓擒虎之平陳也若弼進克廣陵擒虎濟采石南北並進而陳人皆潰至于瓜之李靖之破頡利以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太宗以為足以澡渭水之恥者李靖也李靖之破吐谷渾也雖老尚堪一行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而降其國人者亦李靖也李勣之俘高麗也率總管兵以伐高麗部其地為都督者李勣也李勣之破薛延陀也與騎卒徑造白道而殘卒遂奔漢北者亦李勣也李孝恭之破蕭銑也修戰艦於江中而後勝也侯君集之平高昌率五總管之兵而後討也阿史那社尒之俘龜茲則在於正觀之間蘇定方之俘百濟則在高宗之世劉仁軌則有破新羅之功薛訥則有破吐蕃之功薛仁貴則有破

笑厥之功任[肅宗]時寇愛結之難則有郭子儀復長安克東都在廣德中吐蕃之難則有郭子儀收長安復京師朱泚之亂而克復京師者李晟也劉關之救而遂趨成都以擒闕者高崇文也吳元濟之亂而請身督戰誓不與賊俱行卒使李愬傅縛元濟者裴度也

軍旅

[古者]以井田制軍人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自五卒為旅積而為師為軍而天下之軍具矣連帥比年以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則選擇為有時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閱以狩則練習為有時任地事以令貢賦則農時不違因農隙以講武事則武備撫缺卒制之所以備於[周]也自管仲變[周]兵為內政制國為二十一鄉[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國中之士為兵鄙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兵不請采邦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王寓兵於農之意滅矣[晉]汲川兵農[晉]作兵乎戰國時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臨[晉]以上籍為民兵而民力困矣[隋]蕭[隋]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良其二十三為正卒五十六而退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置材官於郡國而京師則有南北軍南軍則光祿勳衛尉掌之北軍則中尉掌之其地巴蜀三河潁川則多材官隴西天水安定則多騎士西北之地則多輕車故關東上郡北地皆有車東南之地多樓船故博昌浔陽會稽皆有船以至臨淄之琴手荊楚之劍客各惟其土之所宜而習熟之一旦有事則以羽檄召天下兵而無有不集專者以至精兵郡國人主親為擇將相代地吾所急委陳絳淮陽兵勁實擾灌夫歲及立秋則嚴兵法之肄都試而不譜郡所者則必免此[漢]制之得也若夫以軍擊虜預郡國材官之數者發之可也柰何吏無告救父母有市籍而一切征行甚者列侯封君吏二千石有所不免得無困於征行者乎戍邊備胡如上郡北地隴西之兵調之可也柰何淮南之於[漢]汝南之於金城相去幾何而一切調發之勞乎自[甲]興之後兵旅尤弛都

試之法不可罷者罷之三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至於郡兵不緣而
省府前北二軍以集事士大夫不閑武事至使邊將以入朝此其所以
失也唐因西魏周隋府兵之制而益修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
常役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兵而兵無常聚之患置府六百三十四而
居關中者二百六十有一所以明輕重之勢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所以
杜禍亂之原至於唱甲則出於兵衣糧則取辦於民國無養兵之費折
衝農隙教習戰陣防閑不精則罪至折衝國家有所召發則下符契於
郡府參驗乃發故事必曰正觀中北狄突厥延陀西取西域皆府兵也
杜牧依十六衛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未始有變者此
也自正觀而後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待官之重乃先役是以張說募騎
兵以為長從宿衛而番上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
而邊戍之制又廢自是兵農既分於是有養兵之費至其甚也天寶以
後騎兵之法又稍變廢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而方鎮之兵盛矣諸道
節度盡用胡人而精兵咸聚西北而天下之勢偏重及其末也天子九
重深居於京師統曰禁軍而天下治亂之勢遂繫於兵故聶理立國之
初置兵二十萬京師十萬以制外變外郡十萬足以制內患而又嚴關
設之法置更戍之令斬川險阻以遏其姦詐之萌發雄武軍以警其
侵暴之擾閱武便殿以精其藝募習水戰以習其能此宋御兵之法如
此也

車戰

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
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
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實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
音周伐鄭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卻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陂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以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通二廣之偏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充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人車俱二十五乘之偏也通二廣之偏十五

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矣兵之道惟車有節諸侯節制不謹遂以遂利於原隰草莽之間於是有還澤而止注水而止往往軍戰由此焉發隨武靈王大變中國之法而用胡騎然六國之時亦多用車漢夏侯嬰傳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趨攻從擊章邯東河以兵車疾戰擊秦軍洛陽東以兵車趨攻戰此楚漢之際用車畧可見者也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李陵至浚稽山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為陣光武造樓櫓戰車置塞上以拒匈奴蔡矣之陣猶有車車之陣見於周禮車僕之注下及三國諸葛孔明用車戰亮之後其法不傳惟晉馬隆常作偏箱車以討鮮卑而涼州以平馬隆之後又莫之用惟宋文帝高歡之徒又嘗畧用之唐太宗與李衛公問對劍南新唐書云烏遂為後倪車或塞險道以遏奔衝新唐書兵車威振北方房次律用之而遂有陳濤斗之論車甚詳而未嘗用元宋實錄云哥舒翰為後倪車或塞險道以遏奔牛馬幾何而牛不辭慄古者紲車不馬幾何而車不覺焚古者駕以駟而車不敗古者車胃以革而車不馬幾何而車不覺焚古者駕以駟而車不敗御必精而車則用劉秩將市人馬幾何其不一敗而塗地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車以車戰取敗遂以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以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車之敗非車之不利用兵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為能故君子曰吾執御乎執射乎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切嘗誦詩見其材之良馬御之精馬驌驦服之漸習焉然後知斯民之習於車果非一日之可能也三代各有所尚惟周人獨上輿故一詰而兼衆才者車為多而有輸有輻以為之行有箱有較以為之安有軫有轐以為之載有旂有旐以為之識而其詩曰小戎俴收五楘梁輈四牡騤騤旂旐有翩言其材之美也當時士無貴賤莫不安於乘馳便於射御未嘗有戁而澄鐙鞎而騎者其詩曰龍盾合矣如硜言其御之精也人安於上輿載於下轐衆承於載馬順其馳舍矣如硜言其御之閒則地輕馬輕車輕人人輕戰而其詩曰執轡

如組兩驂如舞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漸習也

舟戰

周禮[周]作舟以行水月令命舟牧覆舟太公三略有水戰[周]制徒出於井馬出於丘車出於阿舟師未詳其制焉[春秋]之時[秦穆]伐[晉]濟河焚舟是[秦]用舟也[楚]敗[吳]于長岸獲其乘舟餘皇舊釁我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於[越]之用舟也[越]之報[吳]凡四萬七千人而習定流一千是越之用舟也[漢]地理志廬江有船官攻諸傳則孱陽有船博昌有船桂陽有船豫章零陵皆有船韓信之擊[魏]陳兵於臨晉而以木罌渡軍襲安邑東歐告急遣嚴助將會稽兵浮海攻之[中興]材官騎士既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黃頭班班可見此[兩漢]之用舟也然歷代舟師有用之於淮者有用之於江者有用之於河者有用之於海者[東]章殿伐[魏]乃裝大舟以廬江水軍攻[魏]元英於邵陽洲大潰[魏]章皆用之於淮也曹操與周瑜遇于赤壁瑜乃取蒙衝鬬艦[吳]晉武伐[吳]王濬作大船連艦方[晉]元温北伐勤舟師以通許洛劉裕伐[宋]武[吳]晉爭長黃池越范蠡泛海浮淮以絕[吳]隋伐高麗率江淮水軍舳艫百里浮海先進[唐太宗]用戰艦五百艘自萊州越平壤以伐高麗蓋又用於鯨波之間矣然[唐]水戰之利不載於兵志按[漢武帝]以樓船士二十餘萬擊[粵]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以習水戰亦有樓船之制[唐]獨不講何哉然其恭破蕭銑以荊襄總管兼統水陸嗣曹王皐討李希烈以江漢之女大治戰艦亦必有法矣

船千艘載荻柴以焚之[魏]兵由是大敗[晉武伐吳]王濬作大船連艦方[慕容超]討姚洪亦浮淮入泗自河浮渭南方之長技始用於此[宋武]北伐王鎮惡率水軍自河入渭所乘皆蒙衝小艦泝渭而進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遂克長安此用之於河者也[春秋]時[吳]欲自海入[齊]不克而還則猶未習海道之戰[吳]晉爭長黃池越范蠡泛海浮淮以絕[吳]隋伐高麗率江淮水軍舳艫百里浮海先進[唐太宗]用戰艦五百艘自萊州越平壤以伐高麗蓋又用於鯨波之間矣然[唐]水戰之利不載於兵志按[漢武帝]以樓船士二十餘萬擊[粵]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以習水戰亦有樓船之制[唐]獨不講何哉然其恭破蕭銑以荊襄總管兼統水陸嗣曹王皐討李希烈以江漢之女大治戰艦亦必有法矣

兵志不述焉惜哉宋朝建隆有教船池開寶以為講武池雍熙習水戰於水心殿祥符置神衛水軍今之所守沿江也重兵沿淮列城也皆得控要重而據之明之定海平江之許浦皆駐舟師通之料角平江之與江陰皆有戰成是今守海道之說也國家江海要害副置水軍皆習水戰戰又多造舟艦精緻堅穩夫沿淮及江不足為今日道自淮及泗則沐水湮塞已久獨不可自通喬入海濤登萊高密以搘山東乎往者虜物馬而頒之設庾人之官非徒具六馬之數也辨其六馬之蕃凡軍事則攻駒則其教之也為有素矣惟其教之也為有素則用之也為適宜宣王中興此意猶有存者比物四驪閑之維則閑習為如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則其馳御者為如何中興之功或者其有得於此春秋以來秦晉交戰於韓原晉馬旋踵而止獲之比土馬之所生晉固非少於馬者而乃不能以求勝及晉楚之戰于邲楚許赦御樂田以致晉師執繘連轅鞅動中程式晉莫能當其鋒用能車馳卒奔以乘晉師荊楚之地固非馬之所產而獲其用如此觀韓原之戰則知馬不貴於徒盛觀邲之戰則知馬不可以不習漢氏之馬太僕之屬內則五令外則有西北邊有三十六苑至武帝則厩馬蓋四十萬矣衛霍之師發十萬騎而私從者又十四萬戰爭之餘入塞者曾不滿三萬則其馬數雖多而習於用者或少而未精歟不然自兩將出塞之後史何以言其莫以馬少不伐胡邪中興之後益務省約六厩之存者一耳三十六苑之存者流馬耳何望其教習邪蓋至於唐隴右三牧八坊四十八監之制可謂養之得其地矣自張萬歲之司群牧至于王毛仲之領閑厩可謂制之得其人矣開元之中馬至四十餘萬馬色則為群望之如雲錦翠馬之盛莫盛於此然祁山之變馬至不能授甲雖多亦奚以為哉宋朝自咸平置群牧司景德置群牧使所以重其事也牧馬之盛至二十萬非徒盛也觀王明群牧故事一書則見其生息之方訓習之制莫不咸載是蓋知馬政

之所先者自熙寧廢牧馬之制而賦馬於民故其制始紊矣今日東南之馬皆取於西北此宋之所以設也互市之廢歲不下數百萬舉西路擩山之饒僅足以當歲市之費所入之網凡百五十有一而一網之計為馬五十是歲致馬八千矣存者既多來者未已則何患乎馬之不多然馬之不多非所患不習深可憂此愚所以拳拳言於今日也

又論

周官校人之職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此馬之種為不同也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罷馬一圉八罷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此養馬之制為有別也其他所謂馬量三物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此養馬之政為有等也天子十有二閑則屬之馬質掌其牧地則屬之牧師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則職之庾人此周之馬官也若夫卿師之職曰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縣師之職曰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庾及馬牛車輦此皆馬之在於民者也至春秋時魯新延廐而傳曰凡馬曰中而出日晡而入此馬政之尚存於古也晉衛公韓原之戰秦鄭小駟爰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惠公不聽戎馬還濘而止此其不合於古者也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晉有乘馬御之官宋有校正之官此掌馬之可攷者也晉有倕臣掌六馬之可攷者也漢之三十六苑分布於西北二邊養教習釋取其良以給天子之六廐故北地西河遼東諸郡皆有牧師而太原亦有家馬官自天子六廐以供乘輿餘悉養之邊郡武帝將有事於征伐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而馬政始無掌於郡二千石矣蕃積廐馬有四十萬自建衛霍之師發十萬騎及私從馬十四萬匈奴遠者十餘萬入塞者不滿三萬故自天是令民得蓄邊縣官假馬每限以三歲而歸息什一以除告滯之令然

終不能補車騎之乏乃籍吏民馬而課息又於
自其分牧於邊苑而蕃養之地得其宜寄牧於邊民而歸之制為不
迫至於藉取吏民馬以補車騎行此下策而其計出於無端非惟民擾
且不足為軍用也至於[後漢]馬政始廢舊有六廐而中興省約之後止
存一廐舊有三十六苑而中興省約之後止有漢陽流馬一苑則與西
[魏]大不同矣[晉]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
右監牧之制遂始於此其官領於太僕初用張萬歲領群牧自[正觀]至
[開元]四十年間馬四十餘萬置八坊於岐豳涇寧之間豪民耕八坊之
田以給芻稾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可見馬之
盛也自[漢]歲失馬政頗廢開元初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使稍復舊始
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寶]以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
謂秦漢以來戰馬最盛故范祖禹[唐鑑]曰唐之國馬惟一能臣而掌之
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曰此任職之專也傳曰糞之北土為之
所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也[唐]

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必求其健也凡欲
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盛者乎[宋]初歲遣市馬於邊自是閑廐
始充[太宗]平太原之後得汾晉燕薊之馬分置諸州[咸平]三年置群牧
司總以內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一人巡行諸監[景德]中群牧司判官
王明上群牧故事六卷採摭簿牒次其類例上曰上古下暨皇家生息
之耕耋畜字之訓至於九龍十驥之名稱東門西門之骨法無不具焉
亦可見其蓋心於職矣雖然自良[穆王]巡狩而八駿之名顯曰赤驥曰渠
黃曰騄駬曰驪耳之類在李觀則有序在曰若易則有歌此其名之彰
彰者也曰車良曰路軨曰騶馬曰駿焉[武帝]又改閑曰桐馬此[漢]太僕五監
曰令丞之名也曰龍馬曰閑駒曰龗泉曰鞠駿曰承華此[漢]太僕五監
之名也曰未央也承華曰翫駿曰騎馬曰路軨曰太廐此[漢]云廐之名
也曰汗血曰天馬曰渥注曰余吾此[武帝]所得於西域之名也曰飛黃
曰吉良曰龍媒曰駟駿曰駃騠曰天蛇此唐左右六閑之名也曰祥麟
曰鳳苑此唐二廐之名也曰保樂曰井露曰南晉曰北晉曰岐陽曰太

平曰宜禄曰定足此嘉八訪之名也曰勝霜曰殺雪曰凝露曰冰波曰飛霰曰發電曰流金曰祥麟曰奔蛇此正觀間瑞物之名也憲宗伐蔡市馬於河西故有龍波監之名穆宗牧馬於銀州故有銀州監之名此皆不可不知也凡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六月之詩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二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頒五章曰四牡既佶且閑

馭夷狄

昆夷獫狁之患外既有以示薄伐之威而采薇之戍役內又有以嚴守禦之備一月三捷無非所謂征伐也薄言還歸則終於仁愛而已矣蓋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祇祇威儀文王所嘗拒其來武修車馬備器械要亦盡其在我者耳豈非馭夷狄之上策乎

武之策荊蠻至於來威宣王中興南征北伐人知其攘夷狄而不知獫狁期於薄伐猶文也宣王中興南征北伐人知其攘夷狄而不知獫狁期於薄伐猶文

秋復

秦漢之初群盜竊據而天下之勢遂紛紛而不可禁樊噲轉掠於青徐亦眉擅切於三輔王郎之徒復盤錯於邯鄲吳之間當是之時漢之遺緒蓋凜凜乎可懼矣惟光武屹然自奮於南陽宛葉之中獨能恢復先漢之舊力倡大義以動漢民謳吟之思故尋邑之師震驚退縮而不敢抗雖以百萬之衆特剪除於昆陽一戰之頃而天下之勢自是而立其後北徙渡河而豪傑之士至杖策而歸附出師西陝而三輔之民至讙負以相屬河西奉命不勞寸兵而隴蜀之役皆次第而告平此豈特其廟謨雄斷要之以寡而擊衆正以其義在人心不可禦也方吳氏以曹操不正而自立於江東則所與為仇者實操也為吳之計者要力主大義正名討賊以共扶漢業於傾覆之餘則方隅之地操必不敢輕安而為晉江之計也漢滻之地操必不敢輕安而為晉江之計也龍舒之江東之計而無復規恢中土之畧故合肥之役一為張遼困敵之後遂欽祉而不敢與之爭顧反委質於魏而務為自全之計雖周瑜魯肅已

蒙陸遜之徒相為策畫不過為吳計爾故赤壁之戰在公瑾雖知操為
漢賊而卒不能為漢以討賊此吳之所以失也不然吳豈特自全於江
東而已哉東晉自劉石之難而自植於江左則所與為仇者實在劉石
也為晉之計正當出於報讐復仇以明不共戴天之義則祖逖進
兵必不肯牽制而使之自沮也周高復仇之請必不肯擯斥而使之不
過也五胡亂華之禍必不肯迭起於中夏而不知止也赤烏元帝立國
之初止為植立江左之規而無復恢復中華之故意刻日北伐旋即反
旆而遂歸罪於漕運之臣加以王導畏怯不能酬其克復神州之語故
晉之規模遂止於守而不能以進雖庾亮庾翼褚裒殷浩之徒間嘗出
師而終無補於晉耳肥水之勝亦出於謝安保淮之計而不能乘其進
取之機以晉之所以失也不然晉室特苟安於江左而已哉劉宋之北
伐雖嘗有功而終不能以成其功蕭梁之北伐雖嘗得地而不能守其
地方劉裕以水滅南燕取後秦席之開輔之險固已有滬一區宇之勢
矣然其心之所向已不能捨於河洛司兗之地嘗一平矣未幾而復失
關關輔之地嘗一平矣未幾而復失至魏人水步之師徒追咎於檀道
濟之不存而不知其所失者蓋在我也梁自蕭衍之初義陽之師鍾離
之圍固以不振而漢中劒閣之險皆相隨而盡入于魏正宜奮張英武
大正討厲之業以強中國之勢常也志意洞落而無規恢之謀故蕭宗
之師雖大舉以伐魏然不能因梁城之捷以成深入之功卒以懦怯而
自退韋叡之才雖屢出以勝魏然不能因魏師之既退以復三關之地
卒因詔命而論罷兵其後與魏通和而棄夏之辨混然無別此所以為
梁之失也

屯田

屯田之法在漢文帝時則有北邊也田之言在武帝時則有西域也田
之策在昭帝則有隴右也田之法在元帝則有南邊也田之議至於李
綱請開營田省廢支漕運李泌欲以屯田易府兵之法唐世中何承矩

屯於河北而募耕隙地僤水為隄以遏寇衝之奔軼虜窺麟州為河東
忌鄧公請募耕麟州者復租稅十五年元昊擾邊范文正公上屯田之
策以討公參其事可置屯田據險定課軍獲餘羨皆屯田之策也以史
考之漢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犂帝輪臺
渠犂皆有用卒至宣帝鄭吉田渠犂者也趙充國擊先零謂擊虜以殄
二利此屯田於金城西羌者也建安中劉馥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芟
陂七門吳塘以溉稻田而公私有積鄧艾自鍾離而南積石以西五里
而置一營淮南皆相連接自壽春而至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什伯
相屬每軍興則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有餘而無水害此屯田於淮者
也羊祜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患祜乃以說討今
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農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
無百日之糧季年有十年之積此屯田於襄陽者也晉元帝時應詹上
表曰江西良田廣袤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助
勞賞皆如魏氏故事此屯田於江西者也魏氏經營四方棗祗建置
屯田募百姓也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間所在積粟
倉廩皆滿郭下儀以河中軍食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
卒皆不勸而耕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此屯田於河中者也唐李瀚
有嘉興屯田紀績頌此又屯田於嘉興者也雖然有民也有兵也漢之
屯田以兵唐之營田以民漢自湟中通西域始以校尉將卒屯田渠犂捷充
國既殺騎兵所留蓋弛刑應募及淮南汝陽步兵唐因軍府以置營田
天下之屯凡九百九十有三或屬司農或隸兗內或分請州軍鎮或以
御史監領或有警則以兵千人助獲地之良薄與歲之豐約等而三之
也官助功則賦其等為上下不特七漢張掖之屯臨羌之屯許下之
屯陳蔡之屯鄧艾屯以兵也東平
籍州郡九十之一以為屯田唐
文宗時商州以流民營田於義昌
不可行趙充國議屯田魏相實
流人墾江西之曠土後魏
於振武起營田於靈武
田之法非內外得人則
田李絳實主之此內

得人以讀其議者也農師德也田謂濵庶民雜於居民之間耕者也

群書考索卷五十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後集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民門

風俗

固者一道德以同俗齊七政以防民自五家之比至於五州之鄉使之相保相愛而又以本俗尚安萬民聯兄弟以同其恩聯師儒朋友以同其義先王以謂民之觀聽志慮不可不一而上之好惡不可不示也故大司徒以五禮六樂教民而在上無異教掌道王之德意志慮而在上無異政合方氏以通其財以同其度量而在下無異尚除其慆惡同其好惡而在下無異情而訓方氏又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是以人無異心而天下如一家則其風俗可謂同矣自秦以來貴變詐而務峻刻使風俗薄惡人物囂頑德色辭

語之風歷數十年而不改天下之風俗嘗趨於薄矣西漢高祖之興改制易俗而蕭曹又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先孝文覆恭儉道德於其上而萬石君東陽侯張廷尉相與崇長者之風黜憸利之習河南守吳公治蜀之俗日歸於厚自武帝以來好大喜功而吾立壽王嚴安朱買臣之徒皆以辨說侍左右而張騫輩又大言無當自詭而天下之風俗嘗侈於虛矣孝宣中興綜核名實吏上計簿頌為敦謹以避其謀者必使御史按察其非實用法或恃巧心增辦餚非者則詔二千石察而勿用是以文學法理之咸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於是天下之風俗復歸於實魏晉以來稍慕通達天下賤守節而貴清虛竹林之遊輕滅禮法士大夫爭慕效之而王衍之流又得以浮誕為美祕業廢職而天下之風俗又趨於浮矣歷江左數百餘年而猶有存者蓋至於唐太宗約己治人開文學館以崇儒重道而房玄齡收采人物杜如晦參謀軍事戴胄之執法必歸於是魏徵之諫諍必納其非刑罰之言默而不用而仁義之說堅守力行是以官有常職田有常產家給人足而放辟邪侈之行不作貞觀之時不三四年而遂致太平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斷獄之數歲止二十九於是天下風俗復歸於醇○宋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至於天聖明道之間百姓皆自衣食以樂其生戴白之老安坐以嘻童兒幼稚什伯為群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為其上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世無以異於漢文景之盛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者益於是與世相忘矣故蘇公軾有曰生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家者且多於府庫則民俗為可知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被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則士大夫之風俗為可知矣至上書闕下則曰仁祖德澤在人風俗知義社稷又安終必賴之

井田代田限田均田永業口分世業籍田

井田之法自黃帝而遠於周其法始大備鄉遂之間井牧有法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縱之有溝洫橫之有畎澮大司徒之造都鄙辨其不易再易之有差遂人之辨郊野別其上

地中地下地之等其受田則田百畝而差之至於二百畝其列等則由上農夫而辨之至下農夫疆里有常度分畫有常數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地至商鞅遂廢井田開阡陌壞功一時而後世不勝其弊其後代田之制起於趙過一畝三甽歲代其處善田者令學養苗之狀亦斗者教以人耕之法命宰於官壖教民於邊郡此代田之制而晉武行之也限田之議出於石苞謂王公以國為家京城宜不復有田宅今可限之自國王公侯以至于丁男丁女皆有降差此限田之制而晉武行之均田之法男子四十畝婦人止二十畝戶絕者以為公田剌史十五頃縣令以上六頃其田則更代相傳此李安世之議而行於後魏孝文之時永業一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田多少門以足其人多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九廢人從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九授田者歲輸粟稻謂之租輸綿綾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者為絹三尺謂之庸此唐元槓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制之大略也周世宗嘗夜見唐元槓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頒其圖於天下期以一歲均之此亦有志於古也雖然又有籍田之禮焉仁宗皇帝明道二年二月十有一日帥群臣耕于朝陽門千畝之甸禮也先時一日備史祝號入辭祇命大臣屢告于皇天上帝宿乾元殿及日至乘耕根車盛服而出僕臣以象輅載耒耜隊于仗前遂即于壇壇高九尺其陛有四各四十步聖之以青二壝寬博取容御耕之位天子三推禮儀使張士遜以禮畢奏天顏藐然變變祇肅計耦耕事訖十一跬而止既復大次而百僚師師稱愛在所藩座端冕駕言旋歸冀日執劵太極殿公卿群有司咸在勞酒已而肆大賚于天下命士孫奭筆記之四方萬里獲覩三帝三王之盛天神地祇亦

罔不懌真累洽之閎休無窮之偉觀不可尚矣粵自周宣之後棄禮而不能行遂于漢文綿蕞紹復武昭繼承厥有舉定箕田上林之事泰始躬耕潘岳作賦貞觀藉田文本須之自晉室亦皆循之直美觀而已惟太宗皇帝始躬耕之匪我祇祖乃罔俶聞嗚呼盛哉

井田

周禮於都鄙言易不易者地事也於鄉言上地中地下地者地利也於遂言田萊者地力也司馬之令賦則欲知其地之厚薄食之多寡故亦以地利言之其實一也惟遂人止地有萊五十晦為異於鄉與都鄙以鄉之地狹於遂而都鄙之地又輕於遂故也春秋楚薳掩書土田之事井衍牧沃隰皋大率二牧而當一井漢趙過教民治田一晦三畎歲易其處謂之代田與一易再易之意同也然周禮上地家六人而王制孟子下食亦五人者蓋子則上食九人其次八人中地家六人而王制孟子下食亦五人者蓋盡禹貢之田上地至下下凡九等為掩別楚地自土田以至衍沃亦九等而周禮所言上中下地三等而已孟子王制舉上中而不及下周禮遂中地而不及上下耳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于溝洫春秋傳曰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賈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遂上有徑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畛畛上有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鄭康成以小司徒為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甽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剏溝洫又謂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民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鄙之所斂同井所食同田所食同壟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鄙之所寓豈各授之田而不為

之井法亭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憲嘻之詩言春秋夏祈穀于上帝而歌豳雅之詩周官遂人言與鋤旅師有鋤粟以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自是矣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矣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無洫塗而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百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爾春秋為掩為政井衍沃牧而司徒井牧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

水利

書曰濬畎澮距川語曰禹盡力平溝洫遂人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畿內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雍氏溝瀆澮池之禁豵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先王之時通九州陂九澤溝洫絡脈布於天下則無適而無非水利也及井田廢而阡陌作於是魏史起引漳水以溉鄴田而河內之民以富漢巖熊穿洛以為隴首渠而井渠之生自此始畚鍤穿渠引汾穀從渭上而底柱之險可無復漕召信臣於南陽造鈽靈陂用廣溉灌後漢杜詩復修其業顯宗時王景山海經河渠書而使修汴渠張純穿陽渠引洛水為漕而百姓得其利

魏賈逵之為豫州也通運渠二百餘所故謂之賈侯渠鄭渾之為沛郡

也興陂碭開稻田歲增租入故謂之鄭陂渠。宋開寶中以開河為惠民河自新鄭蔡水合貫京師歷陳鍾達壽春以通淮右以五丈河為廣濟河自鄆城歷漕濟以及于鄆此河洛之水利也鄭國鑿涇水以注謂溉田四千餘頃於是關中為沃野秦以富強名曰鄭國渠倪寬為左內史穿六輔渠以溉鄭國高卬之田故名曰六輔渠白公引涇水以注謂溉田四千餘頃因名曰白渠鄭當時引渭穿渠漕關東粟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故謂之鄭當時漕渠班孟堅賦西都首陳漕灌溉之利而盛稱鄭白渠之沃此關中之水利也鄧艾自陳頃以來至于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汎舟而下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杜預之在淮南楊州二十四陂輒復湮塞亞乃浚蜀岡渠疏受巂陂起隄貫城以貫大舟李吉父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而漕流遂通築富人周本二塘而溉田萬頃漢王景修複孫叔之芍陂而境內豐洽劉義欣引芍陂之舊水而由是豐稔李襲引雷陂水以溉田而百姓獲其利此皆淮之水利也韋丹為江西觀察築堤捍江實以疏張凡為陂塘五百餘所溉田萬有二千頃唐

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為第一周墀對曰韋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乃詔刻功于碑此江之水利也馬臻之鑑湖則見於會稽孟簡之孟瀆則見於常州張闓之新豐塘則見於晉陵此皆浙之水利也李水之金雞碓則見於蜀者也趙昌之作常稔塘則見於泉之晉江者也鄭之漁陽則有平虜津傍海穿渠以避海難姜師度傳云師度之刺史易州也並海鑿渠以通餉路此海之水利也故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上姑蘇望五湖東觀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時而作河渠書漢都水之衡郡國都水長丞則領於司農外是則有所謂渭水司空有所謂池監有所謂河隄使者有所謂陂官湖官浦官云蒙官通水之渠非一人則亦異乎後世文具之政多矣

農田

舜戒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商飭諸侯歲事未辟亦曰稼穡匪解先王之
治天下未始不以農為先故井田之法至周大備始於九夫之井而井
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從之有溝洫橫之有畛以澮大司徒
之造都鄙辨其不易一易再易之有差遂人之辨郊野別其上地中地
下地之有等其受田則由百畝而差之至於二百畝其列等則由上農
夫而辨之至於下農夫修其稼政簡其稼器治其稼穡趨其耕耨器不
足則有合耦之法力不足則有移用之法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
出屋粟先王務農之法如此秦任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
欲是誘三晉之人使之力耕故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井
田之制自此遂壞漢武帝時神爵請限民名田以塞兼并而卒不果行
其後趙過代田之策一畝三圳歲代其處至於師古限田之議欲更民
無過至三十頃丁傅用事而董賢又有限田之法而晉武帝行之若均田之法出於秦世之議而行於後魏孝文之時隋唐之制此又北齊孝成之制而行於清河之時也後周之初置司均之官掌

田里之政唐正觀時則有口分世業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良八十
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田多者為寬鄉田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
寬鄉之半凡徙鄉則自賣世業自狹鄉而徙寬鄉者併賣口分歲輸粟
稽謂之租輸綾絹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以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
謂之庸此唐制之大畧也明道三年仁宗嘗躬耕於朝陽門以勸天下
計耦耕事訖十一跬而止上言謂天下田疇半為形勢所占者於是又
定限田之法

荒政

周之盛時頌詩以告太平而豐年康年之歌更唱迭和切意當時天人
叶應和氣充塞人民享有年之樂而慮不勤於荒政也然周官一書作
於太平極盛之時而乃拳拳於荒政之目官聯分列申命惟謹是故以
荒政十二聚萬民則司徒職之巡國及野以開萬民之艱危則鄉師掌
之以至遺人之掌委積廩人之掌九穀倉人之掌粟會不敢緩夫以有年之時而
況為凶年之備此周家之遠慮而非苟安於目前者所可及也春秋以

來[秦]饑乞糴于[晉]晉[晉]饑乞糴于[齊]歲不登則使者轍還於鄰國平時之所儲者何在哉[魏]李悝制平糴之法[漢]景[壽]昌立常平之制[隋]長孫平獻義倉之畫皆公斂散之權以為兩全之[蘭三代]而下之良法也今日之論荒政固將為異時之備而非求為目前之計也則愚敢以是二者為豫備之策[宋朝]開基之初[襲]祖首復義倉於[五代]廢弛之餘[太宗]繼寢常平於[淳化]之後以至因豐稔以廣糴置之近倉且以常參官典領焉則又[太宗]之制也[聖]聖[相]承有加無已廣惠之有倉廣濟之有倉此又[愛]曆[嘉祐]之法也是以蓄積有素而凶年之不告豈非有先備之具乎雖然今日為凶荒之備固無以異於[祖宗]之時義倉之目常平之額通州縣而有之而和糴之法[今]命戒臣僚廣糴以次其有餘所入之數不知其幾千百石也夫以國家為荒政之備加既講令而斯民一遇水旱之變乃赭然有不給之憂何哉豈非儲蓄之虧義而惆給之實或寡士大夫未能仰承上意之過歟[明]中[遣]使賑卹江淮而范仲淹[元]亦遣使賑卹濟通而韓琦實領其事故其時不見其不足吁必得若人者而用之則實惠及以及民而所慮矣

群書考索卷五十二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覃鐸校正

財門

漕運

言兵之患財賦之不足過計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饋糧士有饑色賦者兵之所急而不足以為患何邪又觀周禮國用悉見於九式而獨於軍旅之費不與焉當是時兵農不分而國無養兵之費司馬所掌而軍政籌焉而又設六軍之衆軍賦所出卒因井田之制自地方一里而為井而至於成方十里自成十為終而至於同方百里自同十為封而至於畿方千里截然有序於是而有稅有賦而兵食所仰以是蓋先王之時自都達境十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以待師旅又有委人軍旅共其委積疆場有積倉之具徹申伯土疆以時其糧而左

民亦云衛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鄙定四年積倉於幽崎糧於[illegible]
會鄙之備達于衛境天下之富藏亦可見矣春秋之世猶有存者[illegible]處
之師陳蔡欲供資糧菲薄昭四年晉文誠濮之役館穀[illegible]地三月楚師伐
[illegible]自廬以往振廩同食烏有賚糧轉遞者耶秦人貪於聚斂以千八百
國之民自養賈山鑑瀕海之粟亦至京師王波陳丁男力耕不足糧餉榮
陽又置敖倉亦聚遠方之異貨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二石
先王之制蕩然矣漢因秦敖倉之舊歲漕關東粟以給京師自是而後
漸致其弊淮南地遠或數千里遥屬於漢而更卒遂役甚長安道中衣
裝悉自備景[illegible]楚妄起長安中列侯從軍者皆資子錢以自餉西南夷役
負擔餽餉費千金鍾致一石而戰士之祿塞卒之糧班班見於信史食貨
志與霍去病傳按大司農職凡郡國所積錢穀隨時轉運以供國用邊郡諸官
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寡取相給足大農錢盡則以少府續之夫移
郡國之財以給邊費自為勞擾而已此轉漕之病所以相望於秦漢而
辨也故景壽昌在宣帝請糴三輔弘農等郡穀以給京師而省關東漕
卒亦可見矣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收不足以給
京師備水旱故嘗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
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高宗以後歲益增多江淮漕米至於東都陸
運至陝其費不貲開元中裴耀卿請罷陝陸運而置河口使江南漕舟
至河口者轉粟於倉而去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
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次轉運故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
錢三十萬緡代宗廣德中劉晏專領轉輸晏為歌謠支江船二千艘自
揚州至河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
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運百一十
萬石

常平義倉

成周養民之法縣都有委積倉廩有分頒荒邮災具載禮典古先聖
人法制豫防俾歲雖凶而常豐民雖貧而常足者罔不由此唐自太宗
立口分田以制民之產設租庸調以斂民之財市無濫征田無橫賦民

生其時既富既庶而帝心猶惟惠民之務是講是求正觀三年戴胄言
隋固有社倉儲民所輸次備一歲民免饑饉時號良法今聖仁在御約
已便民無復遺利社倉之制尚未及舉臣愚謂可倣隋舊法立義倉以
廣儲蓄乃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墾田之數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
地所宜鄉之寬狹田之登耗悉為定制商賈無田者以戶為九等自石
至斗其數有差貯之州縣庸備戴歲於是四海之廣廩庾相望隨致斗
米三錢之效言唐治者以太宗為首義倉之立不為無助也厥後明皇
開元鹽而行之申賑給之法嚴變易之禁致治之美相與比隆彼漢之
文景文倉有紅腐之粟百姓有蒙給之效顯宗永平粟直止三十立常
滿倉於京師可謂盛矣乃不能設敏散之法以盡無窮思視太宗之制
一何異歟柳宗元作正符鋪張有唐受命之懿有曰鄉為義廩斂發殖
第歲丁大浸人以有年啼不誣已其後洛相繼并泰蒲等州各有儲蓄
有九年五年之制又自別為常平倉至肅宗時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
皆置庫以蓄本錢糴賤糶貴請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皆常平
之事也宋義倉始於建隆而詳備於慶曆常平立於淳化而廢於熙寧

蓄積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
國用雖有水旱民無菜色周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自鄉里而
至于關市自郊野而至于都縣莫不皆有委積舍人則掌粟入之藏以
待邦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詔穀用如積倉於豳時糧於申會鬼之備
達于衛境天下之藏亦可見矣秦人盡斂天下之財賦貢海之粟歸於
京師罷予力耕不足糧饟西漢之興高帝就食雒漢天下既定名無蓋
藏於是省法約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
過數十萬石孝文恭儉節用勸課農田故賈誼有論蓄積之疏以為積
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於是
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有廣蓄積之策以為明主廣蓄積以實倉
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於是募天下入粟縣官以拜爵除罪是以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孝武外事四夷內興

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故末年海內虛耗而趙過代田之策始事務本用力少而得穀多宣帝時景壽昌請置常平倉以省漕運唐太宗時備凶荒則有社倉從戴胄之議則又置義倉其後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故正觀間斗米三錢行旅不賫糧開元之際海內富實米斗之價不過十三末年用不知節錢穀之臣始事朘削濫陽之變民物凋耗天下蕭然藝祖建隆之初命朝臣以掌倉粟淳化之時又置常平倉河東之地立和糴之法真宗咸平之間則憲民又有倉矣仁宗嘉祐之間則廣惠又有倉矣

鹽鐵酒茶

鹽鐵酒茶皆起於漢唐兵興之時而盛於國計頻於鹽池蓋鹽與王者將富而蜀之卓氏即水山鼓鑄而富至童八百人鄭當時爲門沃陽有長丞焉置鐵官者五十一而不出鐵者有小鐵官焉天下之鹽斗加其價自兵起後不足供費劉晏於是上鹽法軌重之宜以鹽鐵皆有刑故董仲舒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元始之間民文學議罷鹽鐵而桑大夫力爭之惟恐國用之不足此漢鹽鐵之大略也唐之鹽池十八并六百四十皆隸度支第五琦初變鹽法盡榷天下之鹽以佐軍興其後轉運使劉晏主之大率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取厚利而入不知貴妥之始至也鹽鐵歲纔二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至於李巽繼之三倍妥時此唐鹽之大略也酒之榷也始於漢自武帝天漢三年始漢榷酒而唐初無酒禁肅宗時禁酤酒元和間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凡百五十萬餘緡茶之稅也始於唐自趙贊在德宗時稅天下茶張滂繼之自是歲得四十萬穆宗時王播乃增天下茶稅

和糴

開元中西北邊數十州常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策有彭梁者請行糴法於關中令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

萬斛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兵十七萬戍邊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漢中德宗興元初詔所在和糴上入趙充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和糴當時府縣促督倍有繒遣則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稔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促督倍有繒遣則迫慶鞭箠甚於賦稅號為和糴其實害民正元八年陸贄上疏請令戶部以二十萬付京兆令尹令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百餘萬付邊鎮吏糴十萬人一年之糧自是詔西北邊責糴以實倉儲邊備浸衰仁宗時韓琦論和糴弊曰莫甚於市糴何人肯糴於官力請增價太祖建隆元年河北豐稔命使添價按糴以惠貧民大宗淳化二年京畿大饑遣使增價以糴貯於近倉

財用

元載之斂財晁錯九式之節財用則家宰掌之頒貨于受財之府頒其
財用之府太府掌之職內以掌邦之賦入職賦以掌邦之賦出

幣則又掌事者之餘財而上之用財用則必攷千司會此周之所以無乏用也秦人盡斂天下財雖貢海之粟亦歸之京師賈山所謂千八百國之君自養者也漢量吏祿廢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地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奉養不領天子之經費孝文用鼂錯之策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免罪孝景三十稅一其後復修賣爵令復作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至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至陳腐而不可食武帝之時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而筦舟車及緡錢賣爵免罪矣郡國置農官矣行均輸矣榷鹽酒酤矣日用宜滋益矣然而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昆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直若是凜凜也蓋漢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內多欲而外事奢役徒見其取諸民之末病也則耗之弊始於末年見之唐之始授人以口分世業之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蓄奢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

官有常貨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明皇初至于開元國用殷足天寶以來外奉軍兵於是韋堅楊慎矜王洪楊國忠各以衰刻進代宗時劉晏用權鹽法以充軍國之用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季年乃六百萬用漕運法以轉相給受每歲運及或至百餘萬斛悉商賈以制低昂常操天下盈貨以佐軍興雖擊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德宗用楊炎因租庸調法壞遂作稅法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法其後朱泚之反用益不足而借商之令出陳京請借富商貲錢陳少遊請增本道稅錢趙贊請稅繒錢除陌錢已而又有擠繭曰進奉曰宣索曰和市此大曆之數再倍矣故陸贄上疏言兩稅新制場耗編畝以錢為賦真害元甚德宗自居奉天儲蓄空窘朱泚既平於是屬意聚斂有日進又有月進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憲宗罷進奉而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周皇甫鎛由是益刻剥矣○宋制三司使以總國計應四方貢賦之入朝廷未嘗與也一歸三司總鹽鐵度支戶部計省使其所掌之財驅磨財賦則參置磨勘司造作軍器則歸之胥案水土之正則隸之修造河防之役則歸之河渠案且國家工役之費無出於三事其所用為耗蠹之大者必命三司使總之乃可節以制度也

稅賦

古者冢宰以九賦斂財用自邦中之賦而至于幣餘之賦取之為有度太府以式法受財用自關市之賦以待膳服至于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而用之為有節載師之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則取於田者不至於過虛人掌斂布緦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則取之於市者不至於多自秦人以頭會箕斂之法盡括天下之財賦而民不能以聊生漢興曰租什五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一或五十而稅一或賜其田租之半或令民無出今年租則其賦為甚薄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亦出賦錢百二十民生七歲至十四出口錢賦又戍邊則曰更賦則其賦為有加觀文帝時諸侯無入貢郡國無來獻除田租稅關無用傳弛山澤之賦惟市肆之租不聞蠲減之詔往往以抑末之故也武帝之時舟車

繒錢則有糞鹽鐵酒酺則有榷其所以司斂藏輸納之職田租則領於司農渠田則入於少府假民之田則有水衡掌焉海租則歸之海丞魚鹽則歸之魚官用度疑若有餘矣然貫朽紅腐之弊不復見於武帝之世而大農錢盡賦稅耗竭文帝之時有是乎亦[盧]之初授田百畝歲輸綾絹絁綿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則收其庸此所謂賦也自正觀至[開元]未嘗有所變也[天寶]以後供億不常漸隳經制[肅宗]始用第五琦榷鹽劉晏繼之其初鹽利歲四十萬緡至其後則增倍[萬德宗]始用趙贊榷茶張滂繼之茶利歲以四十萬緡至其後則增倍矣楊炎始取軍興以來非法賦斂如急備如供軍如折估如宣索之類皆合之以為兩稅陸贄以為兩稅新法耗竭則編戶日困則賦斂之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間架如算除陌如此皆兩稅極矣而猶以為不足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用之不至於乏天寶之制謂其始也用之有節蓄兵以宿衛故兵多而無損設官有常員故官不濫而易祿此所以善也其後兵冗官濫而用度之數寖不節此其所以弊也[宋][乾德]之初諸州民田有荒甚者則蠲其租不待奏[太平興國]之間津渡鑊稅有仍[五代]之舊者一切罷去[天聖]中兩稅之外不許發運如稅茶鹽課虧則不使三司增額

賦稅

[漢世]租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緡錢則有算鹽鐵酒酺則有榷郡國公貢與夫均輸平准之利國賦等[已]賦與夫兔更之錢其外則又有贖罪贖爵之目焉其所以司斂藏輸納之職則田租領於司農矣而渠田入於少府陵田入於大常而假民之田則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所謂賦入之最多者曰鹽鐵則始之於司農最後又分於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澤之稅則主之少府以給供養故海租歸之海丞少府之屬也市肆之租本給供養不領經費則少府寺也酎金所以供宗廟嘗酎之用而少府省之其他關租則掌

之關都尉覈實其錢則與之北軍尉而司農之職除田租鹽鐵之外則舟車繕錢酒榷均輸平準皆賦算賦賣爵之類而已及改其支用之目則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以爲私奉養田租以給軍食算賦錢則治庫兵車馬而又取口賦養天子之餘以補之過更錢以給更卒踐更錢以給北軍之用而鹽鐵舟車繕錢之利與供祭祀關稅以給祭祀開市籍以給賓客可覩矣[文帝]時諸侯無入貢郡國無大司農錢夫郡國租稅之類則以供軍興至於軍市租則又或以給士卒焉觀此則漢財賦之效藏調用之目異來獻除田稅租關無用傳弛山澤賦惟市肆之租不聞蠲減之詔正欲抑末趨本也[武帝]之時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愚商賈之重也而算舟車告緡錢賣爵免罪郡國置農官矣行均輸權鹽酒酤矣財用而算舟車告緡錢賣爵免罪郡國置農官矣行均輸權鹽酒酤矣財用宜益滋也奈何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乃至不能與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直若是廩廩也[秦]之商君[漢]之晁錯其急術刻矣而真治財也知本末至如後世一切用商君之法使民耕織致粟帛復其身冤錯之法使民入粟買爵而勿收其租[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內多欲而外事夷狄彼徒見其取諸民之末病也則重賦斂而不卹書不知[文景]休養生息之餘所賴以扶持而海內虛耗之弊始於末年見之自其與役之興而轉移飢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斡鹽鐵置均輸算商賈告緡也而商人困自其賣爵而得以免罪也而富民困自其立轉遷之法而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焉也而封君之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告皮幣省酎金也而列侯困雖然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諸倉悉在郡國歲漕關東粟給中都僅不過數十萬石而已算賦爲錢百有二十古之所以供士馬車徒之費而今所謂調也如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也更之不役者出平價今所謂庸也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蓋時以假貸貧民彼其視天下猶一家也財粟之積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變夷狄盜賊之釁則即用其民即發其粟即調其車馬器械是故雖有災變而莫爲之憂[漢]之所謂有亮解而無土崩者其或以此[唐]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而不更造田畝貿易貧富并降

不實其後兵興財用益出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不以畝定稅而
歛以夏秋德宗用楊炎遂作兩稅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户無主
客以居者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
定法然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未陌王武俊田悅合從而救用益不足
而借商之令出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淮南陳少遊請增本道稅錢
趙贊閱商西之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其
後請稅間架等除陌及朱泚平天下户口三耗其二正元四年詔天下
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自初兩稅貨重錢輕既而物價愈下所納
愈多錐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
以給之而謂之折納複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
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陸贄上疏詳擘其甚害者其言兩稅
新制竭耗編甿以錢爲賦其害尤甚然德宗自居奉天儲蓄空窘宋泚
既平於是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西川節度韋皐則有日進江
西觀察李兼則有月進淮南節度杜亞等以常賦入貢名曰羨餘其外
又有進奉刺史進奉自嚴綬始自張延賞繼用事益
爲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憲宗罷進奉而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
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皇甫鎛由是益刻剥穆宗時錢重物輕比
兩稅初大率加三倍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
弊而議者多請重鑄銅之律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古者權之
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賤鑄以資用今減爐以
廢工昔行之於下夏今涉之於邊裔今宜悉輸之以布帛穀粟由是兩
稅上供留州易以布帛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云嘗歷放唐一
代財貨損益盈虛而切有疑焉方唐之初其取於民者有田則有租有
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自玄宗以後供億不常漸隳經制肅宗始用第五琦權鹽劉晏繼之其初鹽利四十萬
緡至季年則六百餘萬矣德宗始用趙贊權茶張滂繼之茶稅歲以四
十萬緡至其後則增倍矣榷非法賦斂如急備如供軍如折估如宣索之類皆合之以兩稅陸贄以爲兩稅新法竭耗編甿

日月滋甚則賦斂之重至兩稅極矣而猶以為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間架如算除陌如日進月遂方且源源不已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不至於乏用天寶以後取之多而益以不足也切求其所以制兵者而得其說焉蓋唐因隋制立府兵之法有事則出而為兵無事則隱之於農則有為兵之利而無宿兵之害此其所以取之少而用之不乏也自明皇以府兵耗敝用張說之議變府兵為彍騎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衙兵矣農於是乎大困不足也抑嘗合漢唐而論之漢之法比於三代為重當時有所謂卒更踐更過更又有算賦獻賦取於民者非一疑若非甚苛而民不告病者惟於農甚優而田稅則甚輕如高帝十五稅一孝惠復行之文帝今年賜田租之半明年又除民田租至景帝則又三十稅一其待農者優厚故其他賦雖重亦無害也武帝悉意改作費用百出桑弘羊孔僅諸人紛然至於海內虛耗然輪臺之詔一下而民有息肩之意者蓋當時取民之法固為甚苛而漢家二十稅一之法猶存而不改雖商賈重困於農則無加損觀西域傳曰當時有司亦請益民賦三十以助邊用而帝不從至于唐租庸調亦良法也奈何德宗從楊炎之請遂變為兩稅使其他雜賦有出於商賈漆林之征者亦併取給於田是雖曰省賦而農民之蠹亦甚矣此終唐之世民無聊生而亂亡隨之也

唐賦稅鹽茶酒錢楮泉銅禁

宋朝生財之法多因於唐今日之財之患乃甚於唐愚嘗讀唐書食貨志而切疑之昔歐陽公作唐書諸志而於食貨尤詳曰賦稅曰恭鹽曰榷酤曰銅錢曰飛錢曰坑冶曰銅禁皆次第而歷言其本末是非特為唐設也所以垂戒於我朝之源流相因如此也自今觀之租庸調之後易以兩稅是時唐都長安常入東南之粟以給關中肅代之世兩河用兵費用百出當時太半之用出於東南是唐之賦稅不見其不足唐之鹽利皆肇慶支自第五琦始變鹽法而權天下之鹽及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縱商人之所之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是唐之鹽法不足恭之有稅始於趙贊張滂繼之歲得

錢四十萬其後王涯致榷茶使而榷茶之法始於此矣是茶之在唐未嘗乏也唐初雖無酒禁自廣德中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其後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凡天下酤酒錢百五十六萬是酒之弊唐未嘗乏也劉晏易江淮銅炭以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泊請復陸渾監而起十爐歲得錢七萬餘緡是鑄錢之利又盛於唐唐自憲宗止有飛錢之制令商賈至京師委錢於富家而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贏為飛錢是楮幣之端又原於唐唐之銀銅鐵錫一百六十餘萬緡建議請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於鹽鐵使是坑冶之利在唐為盛正元之初張滂奏江淮鑄銅為器文帝時李珏請禁銅器一切市之於官是禁銅之法在唐為嚴今日之賦稅亦唐法也而又有所謂和買又有所謂折帛而大農常患於或損今日之鹽法亦唐法也而又有所謂糴糶有所謂新錢而鹽課常患其或虧今日之茶法豈非因於唐乎長引短引歲有定數而州縣征商常不及額今日之酒酤豈非因於唐乎戶部之猶賞不聞羸餘州縣之贍軍不聞溢數錢之在今也有邊關漏洩之弊有鈲銷鼓鑄之弊雖嚴其禁而錢愈不見其多楮之在今也有允易折閱之弊有偽造換易之弊雖嚴其法而楮不見其重坑冶之利非不置使以專掌而採於山者有限而生於地者易窮銅器之禁非不申明其法以嚴禁而今日稍稍知懼數月之後浸以如故何乃用唐之法而終不能以如唐數豈古今之異宜而事勢之不相類歟豈法制之未備而不能以窮其利歟又豈非謀議之臣尚有餘智而未能以悉計歟非也蓋唐劉晏專鹽韓滉之徒或為戶部或為度支或為轉運或為鹽鐵皆能通知其盈虛損益之勢斟酌而幹旋之故能使利源不竭而國賴其用今之尚書版曹所以總財貨之權其次則有司農有常平有轉運坑冶往往朝而廢之暮而易之未有能通知其本末之所在者知其賦稅之當減也茶鹽之當去也榷酤之當罷也鑄錢之當多也楮幣之當重也坑冶之不可以不盈也銅器之不可以不禁也大抵隨事而議隨弊而救而不深明其所以然之故此其患在於士大夫以財賦之職為假途也天下之事皆易知惟財計之弊非

深用其心思則未易論也況利源之在天下本末常竭而今日東南之地又自古財用之區襲時之國於此者玉帛之不波及他國封於此者銅鹽之利編於天下或獨倚辦偏方以成吳時之勢或專領江淮以當租稅之半而國家全盛之時備禮西戎北狄兵方饑使無缺事亦皆一仰給於東南安有襲時首然而今獨不然耶執事試以愚言思之財用之之非所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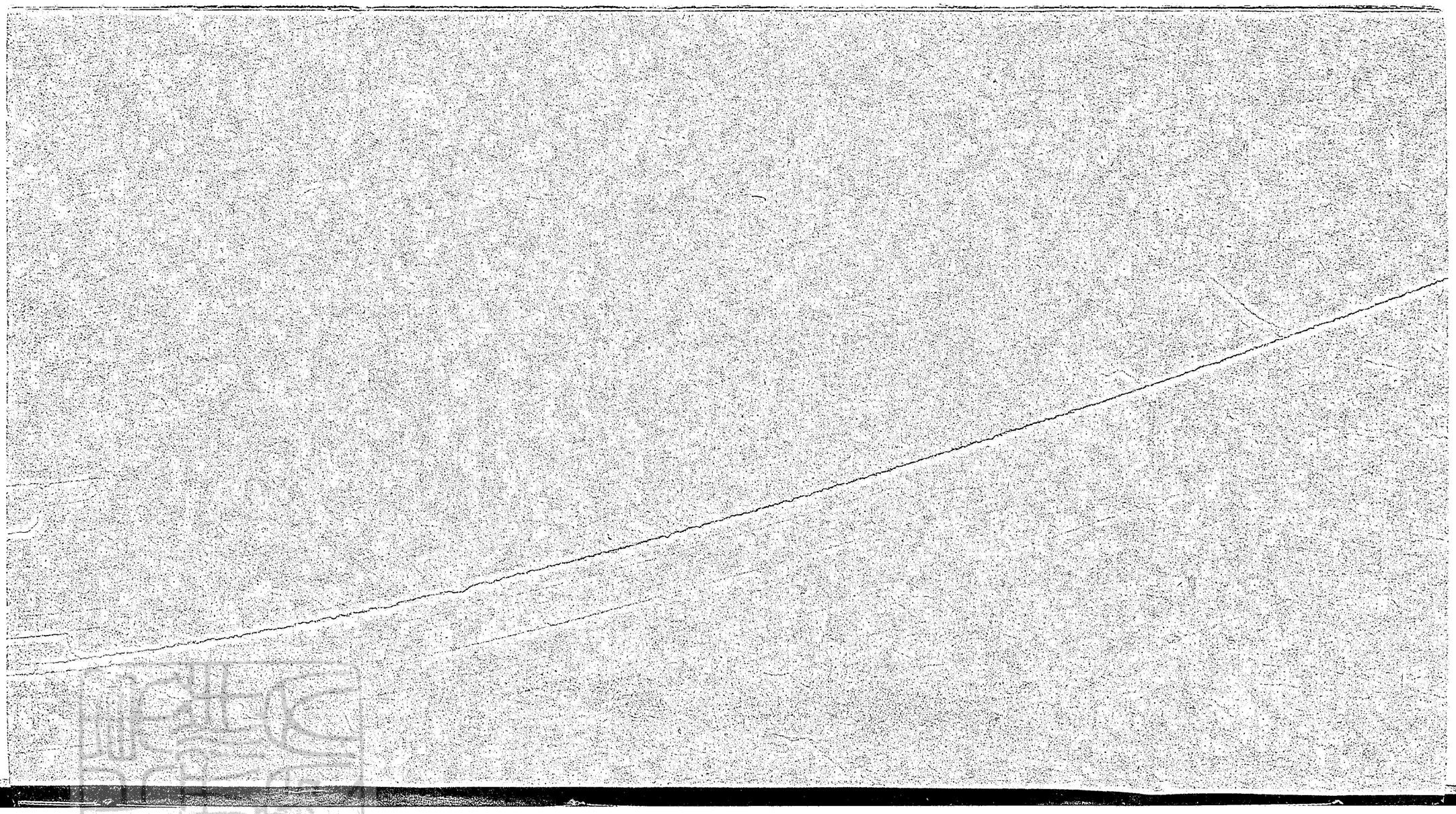
錢

錢法自九府圜法始而鼓鑄之官於周興無所可攷景王鑄大錢之日尚未聞有禁令而秦漢之間始聞其說意是法之立其自秦始乎漢之錢法凡九變自初變秦錢而用莢錢高后變為八銖變而為五分即莢錢之制也已變於建元元年始輕之為三銖或為五銖然自五銖行後民多盜鑄乃始鑄赤仄錢以一當五後惠民之盜鑄乃嘗令上林三官鑄錢而錢法始定夫錢禁之嚴亦自

漢始凡盜鑄者棄市而隣五家坐之闔出徼外亦棄沒入文帝最為仁民之主至誅錢罪黥之刑廢而乃創見於此時賈生曰鑄銅鋈為錢敢雜以他巧者其罪黥武帝之世乃復定鑄錢棄市之律又赤仄錢不行之後卒始思其弊令郡國毋得鑄錢舉郡國之銅悉輸之上林三官銅不布於郡國而盜鑄始息五銖之錢得以久行者銅禁之功也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錢雜鐵葉裁皮糊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關民間行淺環錢其制輕小凡八九文繞蒲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積十錢而重一兩得輕重小大之中至開元二十五年詔出銅所置監鑄開元通寶而京師庫藏皆滿自秦幣以來錢弊不知其幾變如晉之北鄰漢之六銖魏之兩銖後周之日五行日大布日永通萬國唐之乾元又第五琦之重輪乾元此皆失之太重者也漢之榆莢後鑄之日永淳日風飄日鵝眼宋之日綖環日綵子日對錢日吳之沈郎錢此皆又失之太輕者也惟漢之五銖與唐之開元最為折衷今以唐改之韓湜在德宗時請復洛源廢監而起十爐歲七萬二千緡劉晏易江淮鋼鉱

新炭以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此廣鑄之說也自是而錢日壞故楊於陵在穆宗時曰昔廣鑄以資用今減爐而貴工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商工必請也正元初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為器惟鑄錢而已文宗時李珏請加爐鑄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為市之及武帝廢浮屠法李郁彥請毀銅像鐘磬而州縣銅益多此禁銅之法也故劉秩曰銅之為器則不如鐵鐵之為器則不如瓷則盜賤賤則錢之用給矣正謂此也

楮

楮幣之法萌於漢武皮幣武帝以上之用不給於是造白鹿以為皮幣或為馬戎為龍或為龜各有其直而不系國用賴以少舒至於唐又易於是設貨劵之法一交一繳始於禪代仁宗時寇瑊以蜀人交子起有飛錢之制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為飛錢即楮所由起也宋真宗時張忠定公鎮蜀以鐵錢重不可貿民爭訟議者請官自置務可以利民而止其爭蜀人至今為便紹興之

三十二年都茶場始置務乾道之四年而會子始行用時兩界相參一千萬緡而止逮淳熙甲午而銜之為四千一百二十萬然考其初有於乾道之四年而已聞折閱於乾道之九年外路之解發民間之輸納史之俸給並以錢會中半為令則九年之措置也封樁之現錢為樁計者五百三萬有奇而江上之積亦多南庫以金銀收換會子凡四百餘萬而行於外者纔二百萬故淮東西南總乞以金銀分撥則會價高而金銀低錢良臣申乞民間入納則現錢多而會子少故孝宗於是量行支降之時未嘗不有詳細究講之意豈有去七十年之久而操制扶持之不給乎今之十六界為緡計者一億三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有奇計南界新楮之數乃又溢於未易舊楮之前先之紹定之薨攸而十六界已出其一億八百三十餘萬矣繼之以收楮而十六界盡出矣又繼之以用兵而十七界之緡大出矣